

疫情发生后中国电影的第一场首映礼《第一次的离别》昨天举行

“上海出品”在为 中国电影重启注入热能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上海,7月20日傍晚,有雨。大象伙伴影业创始人吴飞跃嘟囔了一声“及时雨”,随即抬脚迈入天山电影院虹桥艺术中心旗舰店,那里正要举行疫情发生后中国电影的第一场首映礼——《第一次的离别》上海首映。

上海、上海、还是上海,最近一段时间来,“上海”无疑是被中国影人提及频次最高的地方。

《第一次的离别》是“上海出品”,该片是今年春节过后第一部明确档期的中国电影;纪录片《璀璨薪火》是“上海出品”,它调用了3D、4K等新技术为中国古老的非遗手工艺作传。将于7月25日开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更是中国影视产业的焦点活动,已定档7月的《白云之下》入围电影节“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定档8月的《荞麦疯长》则被电影节推荐为亚洲新人奖官方入选片单,它们也都诞生在上海。

从7月13日《第一次的离别》率先确定档期,到7月25日起一批“上海出品”陆续上映,从电影节展映到公映院线,“上海出品”和上海国际电影节都在为中国电影重启注入热能。

电影与懂她的人在一起,离不开电影之城的多年滋养

《第一次的离别》公映从7月20日零点就开始了。杭州、南宁等城市为新片开出了零点场。“许多人都说,7月20日这天看电影需要一些仪式感。”吴飞跃打趣,这一天每一秒都是特殊的。

影片上映的兴奋感、对促成这件事情的诸多中国影人的感激之情,在他心头激荡了很久。直到夜晚坐进上海首映场,复杂的心情才平静了下来。没有多余煽情,电影直接进入了放映环节。当场灯暗下,大银幕上的胡杨树缓缓落叶,在荒漠里与落日余晖构成了一幅金色夕照图,他发现,自己的情绪被一点点抹平。而疫情防控需求所制造的隔排隔座物理空间的疏离,似乎也辅助全场影迷沉浸于影片的诗意。《第一次的离别》是少数民族儿童电影。男孩艾萨是家里第二个孩子,除了上学,还要帮着照顾生病的母亲。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医生,治愈妈妈。小女孩凯丽是艾萨的玩伴,她是个乐天派,家里的棉花田是女孩欢愉

的小天地。凯丽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秘密,她害怕告别小伙伴,害怕告别她的小羊羔。导演王丽娜借孩子的眼睛,重申了“离别”这一命题。

关于影片的好,专业影展、影评人早有评价。该片曾在柏林、东京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所在竞赛单元的“最佳影片”大奖。影评人称之为“中国版《小鞋子》”,姜文、贾樟柯等导演都对它不吝赞美之词。但对于主创而言,这部电影进入公映院线,与更多知音相逢,无疑是更深的求索。

映后环节,观众对该片是导演处女作,甚至是起点是大学毕业作品而感到惊奇。大家提问影片制作的幕后故事,好奇于从纪录片到剧情片的奇幻旅程,关注小演员们在本我与表演之间的界限等。林林总总,都是从电影本身出发的问题。那一刻,主创团队有种强烈共识——电影正与懂它的人在一起。

事实上,只要看看昨天上午朋友圈线上购买电影节展映票的热烈,便不难理解此情此景发生在上海的奥妙:年复一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把时间验证过的各国佳作请来上海,让影迷的阅片经历、审美经验甚至技术识别能力不断累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座电影之城在浇灌审美的种子。

公映与电影节无缝链接,这不正是影迷最爱的季节

昨天上映的新片还有《璀璨薪火》。导演曲全立率团队用两年半的时间走访20多个省市自治区后,制作完成了这部纪录片。4K、3D的技术幻化后,一幅150多位中国当代非遗传承人的群像图在当下熠熠生辉。

四天之后,随着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白云之下》和《荞麦疯长》也将与第一批观众见面,并于不久后,走进院线。这两部作品都不是“泛泛之辈”。

《白云之下》曾是第3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唯一的中国影片,并获得了最佳艺术贡献奖,该片将在电影节“一带一路”单元展映,还有在浦东的商圈进行露天放映。影片由导演王瑞执导,据小说《放羊的女人》改编,讲述了一对普通的蒙古族牧民夫妻因生活追求的不同而产生的某种生活困境。男女主演吉木日木图与塔娜饰角色都是草原长大的人,而徐们、艾丽娅等蒙古族知名演员也贡献了精彩的演出。《荞麦疯长》则在今年电影节的亚洲

新人奖官方入选片单里占据一席。影片导演是徐展雄,由马思纯、钟楚曦、黄景瑜主演。故事讲述初入社会的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在蓬勃发展的1990年代,与梦想一同升腾幻灭,又一同绝处逢生。

此外,反CG动画潮流而行之的二维动画片《新愚公移山》,已预订了院线的高关注。影片的美术风格借鉴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江河烟波浩渺,山峰青绿写意,用特色的中国画风勾勒细节,再以行腔酣畅的豫剧风格配乐,从视到听皆将观众置于工笔山水的意境与氛围之中,构建起别出心裁的民族化视听语言。同样有着中华传统文化印迹的动画电影《飞奔到月球》将以“嫦娥奔月”为引子,讲述一个关于家庭与亲情、勇气与梦想的故事。而《温暖的抱抱》将由沈腾、常远等人带来影院久违的喜剧故事。

院线公映与电影节无缝链接,业界感慨,这不正是影迷最爱的夏天?2020年的夏天,对于中国电影,此情可待成追忆。

相关链接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指定展映影院名单

黄浦区:上海大光明影院、上海和平影都、国泰电影院、上海科技影城、SFC上影百联影城(大上海店)、橙天嘉禾影城(LuOne凯德晶萃店)

静安区:上海美琪大戏院、上海市沪北电影院、上海UA梅龙镇广场电影城、上海百美汇影城(静安嘉里中心店)、寰映影城(大融城店)、艺海剧院

徐汇区:SFC上影影城(新衡山店)、SFC上影影城(港汇永华IMAX店)、SFC上影影城(美罗城店)

长宁区:SFC上海影城、天山电影院-虹桥艺术中心旗舰店、上海百丽宫影城(长宁来福士店)

普陀区:曹杨影城、上海星光影城(亚新旗舰店)

虹口区:CGV影城(白玉兰广场IMAX店)

杨浦区:万达影城(五角场万达广场店) 闵行区:红星电影世界上海吴中路旗舰店、ANG海上明珠国际影城(莘庄店)、上海世纪友谊影城

嘉定区:嘉定影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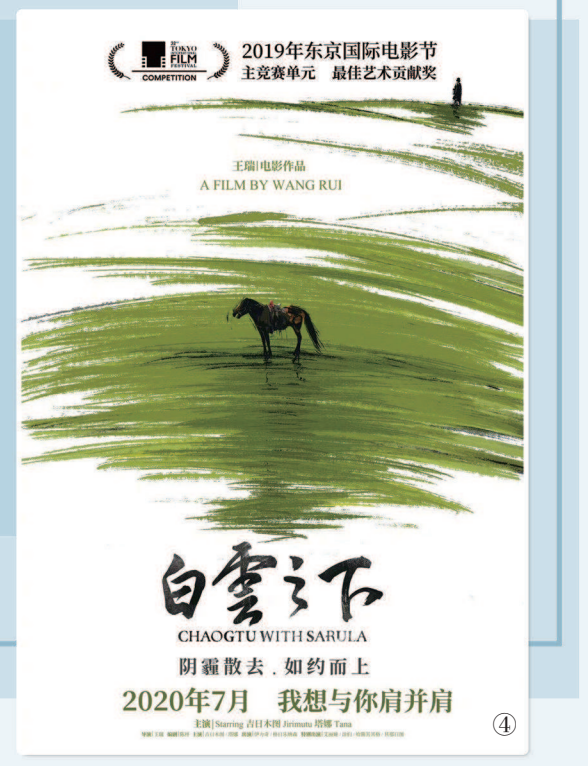
浦东新区:上海百丽宫影城(ifc商场店)、上海百丽宫影城(陆家嘴中心店)、SFC上影百联影城(八佰伴IMAX店)



①《第一次的离别》昨晚在天山电影院虹桥艺术中心旗舰店举行了上海首映礼。

②《第一次的离别》海报。
③《荞麦疯长》海报。
④《白云之下》海报。

均片方供图 制图:李洁



带着时代印记的《祝福》，终超越于时代

■本报记者 柳青

时逢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百年诞辰,电影《祝福》的4K修复版入围戛纳影展经典修复单元,并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祝福》是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它的影史地位早有公认,大卫·波德维尔所著《世界电影史》中形容它:“展现了华丽流畅的制作风格,包括精心制作的室内景和色彩丰富的摄影技术。”在这个特殊的年份,观众重逢《祝福》,我们回溯这部杰作如何诞生于时代的洪流中,又何以超越时代成为经典,是必要的。

鲁迅先生的小说原作《祝福》篇幅不到一万字,但它被频繁地搬上舞台。

早在电影拍摄的十年前,1946年,在鲁迅逝世十周年时,袁雪芬所在的雪声剧团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这个版本和如今观众知道的越剧经典剧目《祥林嫂》有很大出入,早已绝迹于舞台。在1940年代,《祥林嫂》虽得左联支持,但剧团出于商业考虑,改编思路仍立足于越剧擅长的生旦言情,编剧把原作中一笔带过的“四老爷的儿子阿牛”改写成主角牛少爷,祥林嫂的父亲是鲁府长工,牛少爷对青梅竹马的祥林嫂始乱终弃。当时剧团小生范瑞娟名声正盛,做出生旦势均的戏份,是出于票房考虑,而到了1950年剧团进京演出时,牛少爷的戏份就被删除了。

越剧造成全国性影响后,1951年,粤剧改编跟进。此时,祥林嫂和富家少爷的爱情是不能写了,但原作中语焉不详的贺老六形象清晰起来,他被塑造成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中的好汉,“为人忠厚志方刚”。编剧恪守传统,创造一个善恶分明的两极世界,贺老六是完美的善人,相对的祥林一家和贺家族亲都是凶狠恶毒的歹人,这就把原作中封建社会系统化的“吃人”变成具体的恶人“吃人”。脸谱化的善人和恶人不仅背离原作精神,在1951年的时代语境里也遭到抵触:属于无产阶级的穷苦农民怎么能比地主阶级还坏呢?

到了195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电影《祝福》在这年四月开拍。当时,农村题材已经超越革命战争题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主流,这类影片通常立场明确,强调有产者对一无所有者的压迫,控诉旧有的制度,赞美新社会下的农村。鲁迅写《祝福》时,凋敝的江南农村是闭塞愚昧的小世界,他触目所及是碌碌之辈的“闲人”,他们未必“坏”,却盲目地成为“恶”的帮凶,造成一场又一场悲剧。到了电影《祝福》拍摄时,它虽是纪念之作,在保持原作底色的同时,也需得与时代氛围一

致——这既是鲁迅的《祝福》,也是1956年的《祝福》。

电影《祝福》的编剧夏衍曾说,他在改编中力求做到既保存原作谨严、质朴、外冷内热而内炙热的风格,也做一些通俗化的工作,让观众易于接受。

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夏衍总结电影写作的基本规律——尊重观众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祝福》的小说是以一个返乡知识分子的视角,记述一段从清末到辛亥革命后的浙东农村见闻,“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现在总算被无精打采地扫干净了”“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心底悲凉的慨叹和反讽。电影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取代了叙述者“我”,观众看到的第一组镜头是浙东乡间的青绿山水间,一个扛柴的农妇穿过绿荫的身形,在中景画面上,她的蓝布衫和憔悴面容清晰起来。对大多数观众而言,这是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人物列传”的叙事,祥林嫂从回忆里的客体——“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成了承受不幸遭遇的主体。

叙述视角之外,电影还对人物关系作出诸多调整。原作里,四老爷和四太太对祥林嫂的厌弃,是出于封建道德,认为“二嫁”且“克夫”的女人晦气。这套餐中世纪的伦理自上而下,如毒气般败坏了每个人。婆婆把她卖到山里,贺家大伯在贺老六和阿毛相继死去后来收房,鲁镇的女人们鄙薄她,柳妈哄她去捐门槛求死后平安,众人把她的悲苦传为谈资,继而更唾弃她。所有人守着一套腐朽、非人的伦理,盲目地做出残忍之举却毫不自知,这个冷漠荒凉的系统绞杀了祥林嫂,让她被“怪诞何以还要存在”,终于于被无常打扫干净。

小说里柳妈和祥林嫂讨论改嫁一段,有这样的对话:“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啊啊,你不知道他力气多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不过他。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

猎户贺老六一度把祥林嫂和儿子都养得白胖,但从祥林嫂的话看,他毕竟是用蛮力让她就范。他与那些浑浑噩噩又理直气壮欺凌祥林嫂的人,并无区别,甚至可以说,他是庸众的加害者之一。

而在电影里,祥林嫂遭遇的“普通人”的恶意见解和许多。在婆婆起意要卖她时,祥林弟

同情她并且劝她出逃;做中人的阮大嫂两次都是真心帮她;她被押进山坳时,贺家的女眷们对她有怜悯之心……电影不掩饰贫苦人绝境中欺压算计更弱者,但也呈现底层的爱和互助。最明显的就是对贺老六的塑造。电影里的贺老六是个非常善良的男人,新婚当天,他看到祥林嫂宁可撞香案也不肯嫁,他去柴房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甚至表示愿意送她“回去”,是祥林嫂意识到她没有家能“回去”,才被贺老六的忠厚感动,两人的结合是苦命人之间将心比心、同病相怜。夏衍曾解释,“力气大”在银幕上不好表现,并且,他希望祥林嫂一生中能经历一点穷人与之间的惺惺相惜,这段短暂的“好运”也会让后来势如破竹的悲剧冲击感更强烈。

小说里只提贺老六借钱凑足八十吊钱买媳妇,电影在这个关节上增加了放债的杨老爷和王师爷两个人物,正是这两人吝啬、凶狠,逼债豪夺贺老六的房子,重病的贺老六被活活气死,祥林嫂的生活再度陷入绝境。原作中“大伯收房”发生在贺老六和儿子阿毛相继死后,按宗族规矩,“合法”地把祥林嫂当作外人撵走。电影的改编和戏曲有相通思路,把封建伦理无因的恶改写成具体的坏人欺压善人,只是这里作恶的不再是祥林嫂的同类,而是“老爷”“师爷”这类阶级敌人。

电影里很微妙也很重要的一笔,是片头字幕和开头结尾的两段旁白。字幕摘自鲁迅1918年7月所作《我之节烈观》:“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敢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尝玩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字幕过后响起旁白: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结尾,当祥林嫂在新年祝福声中冻死街头,旁白再次响起:……这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夏衍对这两段旁白作过特别解释,用意仍是从观众感受出发,希望年轻辈的观众既能了解过去的悲痛,又不至被悲哀淹没,要对时代的进步有信心。正如他所说,纵然是改编的范式,创作者在其中寄托了艺术对现实的超越感,用这份超越感呼应着观众内心的渴望。也因为这样,这部带着时代印记的作品,拥有了与时间抗衡的生命力。

①②③
① 编剧夏衍手稿。
② 《祝福》海报。
③ 《祝福》剧照。
均资料图片 制图:李洁

